

作家還是要走出書房： 訪鍾文音

Writers Should Still Step Out of the Study:
An Interview with Chung Wen-Yin

文 | 徐禎苓 · 繪 | 陳宜楓



旅行是莊嚴的。我年輕時旅行是因為對生命感到困頓，想追索世界上那些空白之地不能再帶給我生命嚮往。為此長達十多年，我追尋莒哈斯、吳爾芙等故居或去過的地方。所有的經歷裡頭都是要去受傷、匱乏，帶著孤獨在各國邊境移動。我後來可以照顧母親，其實和旅行是一樣的，每天醒來都要解決事情。

Q 2021年您以《別送》獲得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年度大獎。送別、別送，一字之轉，觸及許多深邃的生命課題。請問是什麼激發您的創作靈感？

我母親生病臥床第三年的時候，眼見她身心熬磨痛苦，作為照顧者的我，感覺承受度已達臨界點（即使後來曉得承受力原來還可以更超越）。這三年，讓我想起西藏傳統修行人閉關一次至少是三年三個月，他們在山洞裡，以雨水、甘露止渴，也有守關人送食物。我做過守關人，發現給他們的食物經常原封不動。我母親那時已經失語，只能吃一點流質食物，很像閉關修行人。

我決定提早舉辦葬禮，以為這樣她就可以提早離去、解除磨難。那有點像預知死亡紀事的概念，我書寫亡後的世界，使她可以照著我筆下路徑離開。我自己覺得寫作的人有點像巫者，有下筆成真的能力。而我母親在小說出版一年半之後才離開，我母親過世後，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，大悲無言，心情就像水底的鐵達尼號，不知道要鏽蝕多少年。

回頭想，當時寫《別送》確實是最好的時機點，那是心還沒瘋狂之前，我帶著想像的天真為母親送別，是小說家的想像救了我。因為小說家貼著地表匍匐世界，寫得太真，以至於出版時，我收到很多安慰的信，告訴我：「媽媽走了也好。」其實當時母親還沒離世，把大家嚇了一跳。

A 「送別」在中國文學裡是個不朽的主題，我一直在想千里送別，應該此後別送，靈光乍現，成為書名。

Q 小說既有歷史面向，又涉及佛教思想，能否分享您平常的閱讀或接受資訊的媒介媒材？

我的閱讀很雜，年輕時英美文學給我很大的啟發，尤其推崇維吉尼亞·吳爾芙 (Virginia Woolf)。譬如《戴洛維夫人》的倒敘和影像縮時，是我習得的第一個寫作方法，可謂寫作技巧的起手式。影響我的第一本書《女島紀行》，《別送》主要順著情緒、意識流書寫，但那時我已意識到如果工法沒有進階，蓋出的房子永遠都是平房。我一直認為小說藝術要從技藝下手，大家很常忽略技術面，認為形式不重要，但形式本身就是美學。我們有滿腔的故事，需要找到適合的容器去裝載。小說家很像建築師，你沒有工法工序，故事沒辦法寫出來。

寫了多年，現在我在意的已經不是技術，是人生的觀點與感悟，從「見山是山」，「見山不是山」，又回到「見山還是山」。現在的閱讀比較傾向東方文學和哲學，特別是邊疆的、不為人知的作品。我很著迷非洲的敘事詩，他們的詩從苦難提煉出來，一個句子就能延伸一個故事，給我很大衝擊，激發思考。

A

Q

您從年輕時就一直在移動，無論是國外旅行，抑或在臺灣駕車，有沒有靈感的角落？而您通常在何處寫作呢？

旅行是莊嚴的。我年輕時旅行是因為對生命感到困頓，想追索世界上那些空白之地能不能再帶給我生命嚮往？為此長達十多年，我追尋莒哈斯、吳爾芙等故居或去過的地方。所有的經歷裡頭都是要去受傷、匱乏，帶著孤獨在各國邊境移動。我後來可以照顧母親，其實和旅行是一樣的，每天醒來都要解決事情。

年輕時寫作都在旅途上，每天都去不同的咖啡館，以咖啡館作為散步、認識城市街道的節點，不過咖啡館寫作通常是整理旅程所見。

後來，我多在書房寫作。自己有個習慣，寫作需要完整一天，且約莫半小時左右暖身，找回書寫的感覺。即使這樣，照顧母親臥病的七年裡，其實訓練我利用零碎時間書寫，否則作品永遠無法完成。事後發現，雖有苦難，命運還是會給你代價，使人更強韌，即使是時間殘片裡，也能寫點東西。

A

受訪者

鍾文音

淡江大傳系畢，專職寫作。
曾赴紐約習畫，一個人旅行多年。
現長居島內，筆耕不輟。
參與國內外大學作家駐校計畫，擔任客座教授，授課小說與散文創作。曾獲多項重要文學獎，已出版多部
旅記、散文、短篇與長篇小說。
自2016起以七年時光織就《母病三部曲》——散文《捨不得不見妳》、小說《別送》、札記《訣離記》。
2021《別送》獲得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大獎。2023《別送》獲得聯合報文學大獎。

撰文

徐禎苓

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，現為臺灣師範大學兼任助理教授。著有散文集《流浪巢間帶》、《時間不感症者》、《腹帖》。